
淺談宗師授受

景念南公懷瑾老師誕辰一百週年

文/王光旭

一、引言

南公懷瑾先生一生著作等身，教化無數。每一部著作都是智慧和經驗的集合，在眾多著作中，《禪海蠡測》無疑是王冠上的寶珠。南公懷瑾先生在《關中記妄》中說，「自忖如他生來世再來，讀到此書，不知如何低首歸心，敬重供養而禮拜之。」在《答問青壯年參禪者》中更是說，「我真正寫的一本書是《禪海蠡測》，……要真正了解南懷瑾，連一本《禪海蠡測》都沒有看懂還談什麼呢！所有的書都不算數，就是這一本。」由此可見，南公懷瑾先生對於《禪海蠡測》一書的重視。

南公懷瑾先生所作《禪海蠡測》基於多年的禪門經驗和大禪師無上的智慧，立意深遠，曠古絕今，不僅將禪門宗風要旨、傳承演變、修證方法一一道盡，更於其中種種厲害、各派異同做了詳盡的開示，可謂篇篇重要，字字珠璣。其中〈宗師授受〉一篇尤其是重中之重，因為禪宗素來講真修實

證，而宗門傳承歷來以禪師弟子間授受付囑，學人有病，非有老師妙手良藥，方能藥到病除不可。更何況全篇言辭懇切，感人至深，禪師弟子授受之種種於眼前躍然浮現，是每一位禪門後學必要上的禪門第一課。

自二〇一三年七月以來，我追隨南公懷瑾先生的弟子大禪師張公尚德老師學習至今，無比的榮幸和感激。雖然在實際的證量上，我完全不及格，根本稱不上禪門弟子，但做為禪門後學，我想就〈宗師授受〉的理解以及親身接受的禪門教育與各位分享，希望能夠盡微薄之力幫助大家一窺禪門禪師與弟子之間，宗師授受的偉大和光輝。

二、禪門宗旨

要了解禪門宗師授受，非得了解禪門宗旨方能一窺，在宗門之始靈山會上世尊傳法已經道盡。

「世尊於靈山會上，拈花示眾。是時眾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曰：『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……』」^[1]

經文有云：「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」此大事因緣者，佛之知見也。世尊拈花，眾聖默然，佛之知

見只在此中默然，無有其他。所以宗門所傳，唯此佛心。此佛心不可說，不能說，也不必說，故非師不能彰顯，宗門相承之宗師皆入其中，個個手眼通天，應物接機，權設方便，只為接引後學入此不可思議之境界。所謂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祖師西來，傳吾佛心印，除此以外豈有餘事？

故禪門言心地法門，不立文字，首重證悟，提持真參實悟。且禪宗之證悟，非一悟便休，重事至理圓，以徹悟為要。自「亡言絕慮，理事全消」為禪宗入門，至「事徹理圓，了了無滯之悟後起用」，然終歸於「言語道斷，無去無來」之默然境界，此方為歷代宗師之授受。

「水有解渴之功。茶亦水煮，故能解渴。未飲茶者，因此而悟知。若此之悟，非禪宗所宗，但為知解。禪所謂悟，乃屬證悟。證語者，乃我患渴，取水而飲，飲畢渴解，所有水之與渴，理事全消，故曰：『亡言絕慮』。水渴全消之後，但自清涼，永不再起煩渴者，則禪之工用，故曰：『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』。水渴既消，起而研究水與渴之理與事，及乎事徹理圓，了了無滯，則悟後起用。如教所云：既得根本智，復須明諸差別智也。但終則仍歸於言語道斷，無去無來。全部佛法，乃超玄學哲學之一大實驗事也。非如世間淺知者，認佛

法亦不過為一種學術而已。然此實驗之方法雖多，惟以禪宗為特勝耳！」[2]

三、宗師授受

禪門師弟相承始自靈山禪法，亦宗門法門要旨使然。故〈宗師授受〉開篇云：「宗門相傳有云：『威音王以前，無師自通則可；威音王后，無師自通，即名天然外道』。故宗門特重師承印證，亦如密宗至重傳法師承，同出一轍。」[2] 宗門師承印證之重，可見一般。門中後學之輩欲得學禪，首先需要做的便是擇師。

（一）擇師

「密宗之於師承、師弟之間，咸有戒律，弟子擇師，不可妄從；妄依邪見，學者墮戒。而為師者，或妄傳非器，或得人而不傳，亦為犯戒。禪宗傳承，雖不如密乘之見諸明文，而其授受之際，綦嚴尤著，雖曰：門庭施設，別具深心，而師道以尊，付授嚴謹，非妄為也。」[2]

如何稱得上禪門宗師？

「宗師者，乃禪宗門下，足堪依止之大德，堪為人善知識者之稱謂，非取於莊子所謂『大宗師』之義也。禪門具足為宗師之條件者，殊非易事，必也氣吞寰宇，胸羅百代，胡來胡

現，漢來漢現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如寒潭秋月，無物可方者，庶幾近之。」[2]

以上〈宗師授受〉的描寫讓人讀之氣吞山河，宗師之風範歷歷眼前，道盡宗師深意。如張公尚德老師所言，禪師個個無頂、無底、無路、無方。南公懷瑾先生慈悲，猶進一步開示，禪門宗師之難見難聞。

1. 禪門宗師皆入祖師禪，以印心為宗

「凡由博地凡夫起修，乃至漸入聖眾，皆如來禪也。縱饒人法兩空，而有一毫悟跡未掃，皆不能與入祖師禪之門。祖師禪者，只是人人具足，個個圓成，大地山河，本無寸物，性相平等，物我一如，不待修證。自無始以來，本未曾迷，云何說悟？法見、佛見、眾生見、悟見、禪見，一時掃卻，原來還是舊時人；只是饑來吃飯，困至即眠，蕩蕩無礙，做一無事閒人。淨法固是，染法亦不惡。雖然如此，為此說者，早已白雲萬里矣！畢竟如何才是？曰：『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！』茲簡二者之別語，如：如來禪者，經論所說，秦羅什初傳之，至天臺而極詳盡。祖師禪者，經論之外，祖師以心印心，魏達摩初傳之。」[2]

如宗慧禪師所言：

「何名善知識？夫善知識者，驅耕夫之牛，奪饑人之食，方名善知識。即今天下，哪個是真善知識？諸德，參得幾個善知識來也？不是等閒，直須參教徹，覩教透，千聖莫能證明，方顯大丈夫兒。」[2]

2. 禪門宗師皆是過來人，老馬識途，法眼精微。後學之人問題在何處，不是世間尋常知解分析，實是法眼照了，一眼便明。故其指導可省卻多生多世之彎路，豈是大恩大德所能形容。古德云：「荊棘叢中下足易，月明簾下轉身難。」縱是二乘聖人，猶更有窠臼，非宗師妙手一點方能透破牢關。

「必其師為過來人，手眼通明，見行皆圓，凡學人之機用、境界、見地，如何湊泊，如何進步，一望而知，不待言喻。」

[2]

「宗慧禪師曰：舉唱宗乘，闡揚大教，須法眼精明，方能鑒別縑素。切忌真妄同源，水乳同器，到此難分。洞山尋常以心中眼，觀身外相，觀之又觀，乃辨真偽。」[2]

3. 禪門宗師個個應物接人現其大機大用，或拈花揚眉，或揚眉順目，或吹毛棒喝皆於其不可思議境界之起用，只為眾生破累劫迷妄，悟得本來自在。世人縱使學得，徒具其形，豈能會其深意。如臨濟祖師奪人奪境，皆應

來人根器，萬時萬物皆隨應機，其中深意超時間，超空間，豈凡夫世人乃可揣度？！

「臨濟祖師曰：『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兩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』。又嘗示眾曰：『如諸方學人來，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』。如中下根器來，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。或中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俱奪。如上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人俱奪。如有出格見解人來，山僧此間，便全體作用，不歷根器。大德！到這裡，學人著力處不通風，石火電光，即過了也！學人若眼定動，即沒交涉，擬心即差，動念即乖，有人解者，不離目前。」[2]

至於五宗並舉，各承宗風，僅與諸位分享，歎其立意高遠，微妙難思，不禁拍案叫絕。為仰家風溫和，方圓默契，如谷應韻，似關合符。臨濟家風猛烈，棒喝雷鳴，沖陣將軍。曹洞家風細密，一唱一和，就語接人。雲門家風險峻高古，涵蓋乾坤，截斷眾流，隨波逐浪。法眼箭鋒相拄，句意合機，隨其器量，掃除情解。

4. 大願大行

禪門宗師無不是大願大行，如達摩祖師言：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」如晦山戒顯禪師於所作之《禪門鍛鍊

說》，南公懷瑾先生言其，「但賴有斯存，方識宗門之所為者為何，要非籠統真如、顛預佛性者，所可比也。」[2] 其中種種皆讓人感歎禪師大願所至，常行難行。且附其堅誓忍苦一段及張公尚德老師之所言，便知禪師之大願大行也。

「是故為長老者，必先起大願，立大誓，然後顯大機，發大用。誓願者何？初為長老，即當矢之龍天，籲之佛祖。苟能使眾生開悟佛性，則雖磨筋骨，弊精神，如鑿山開道，竭其力而殉之，不應辭也。苟能為法門恢廓人材，則雖殫朝夕，忘寢食，如齧雪吞氈，捍其苦而為之，不應憚也。」[3]

「我曾在上師的香板下發心，但並沒有發心的具體作法或方向。我既然要飛，同時又深深曉得自己並沒有力量，於是我首先便堅固自己的發心方向，我自己對自己說：

『我願生生世世在地獄中生活！』……」[4]

「我真正對我自己的發心，我不打一點折扣。也就是說我生生世世、世世生生為眾生服務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不打折扣……

現在對我自己來說，我一身的病，實際上不能來，但是，各位，我真的實現了我的諾言，只要我還能走，只要我還能動，只要我還能講話，我不打折扣的，只要我眼睛能張得

開，我永遠、永遠、永遠，如果你們各位願意，我永遠、永遠跟各位在一起好不好？」

(二) 依止修行

既然得逢大禪師，則當俯首歸依，依止其修行，然以求徹悟，事至理圓為首，此之種種非師辛苦指引，終方印證不可，即所謂印心是也。

「宗門所謂印證者，以心印心也。以心印心者，非知解理會邊事。必其師為過來人，手眼通明，見行皆圓，凡學人之機用、境界、見地，如何湊泊，如何進步，一望而知，不待言喻。然後以師之心，印證其心，如印印泥，印去影存，文彩畢露，亦無印泥之跡，故曰印證。」[2]

筆者未有證量，難以描述其中種種，但附以張公尚德老師之悟道種種，與各位分享。

「四十八歲參加南老師的新春禪七後，初步證到動地發光，身心俱忘，生大歡喜。之後，老師把他曾經講過的《阿彌陀經》錄音帶，囑我整理。在禪七時，我的『動地發光』，是因為他念了幾句『阿彌陀佛』而「導引」出來的。」[5]

「晚餐後於七點行香，是過去行香以來經驗最殊勝的一次，這時我有一種不生不滅、不增不減、寂然未動、感而遂通

的意味，南師的香板在這個時辰往地下一打，高聲一喊：『就是這個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』。

再上座以後，我便隨運任持這種不生不滅、不增不滅的境界，八點下座，站立至九點，全身又動地發光。九點至十點二十，南師漫談世界文化，我聽後有『如今游絲從君弄』的感受。」[4]

「在『無語』中，我還是要大聲告白，南老師這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，是用禪門的方法，幫助一位醉心於西洋經驗哲學者，證到形而上的本體，這是無法用西洋經驗哲學方法證到的。此在東西方文化的匯合來說：真是開天闢地！」[5]

永嘉大師所言：「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億」，蓋因為「法身自佛師口生，永劫長存，尤勝數十年生命之形軀。」[2]雖猶為能至，而其種種盡現於眼前，至性流露，常人亦能感同身受。從張公尚德老師之言語感謝，難於相酬師恩，可見一斑。

「聽師說『清淨圓明，了不可得』時，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向他表達我的謝意。他所說的和我所『映』現的，是一種偶然的契合，還是他的『神通』真的印證了我的『實相般若』呢？不論正確與否，無論如何我要向他表達我內心無法表達

的謝意，卻是手足無措，無以言表，於是我又流淚了，我默默的向南師說：『老師，我沒有什麼能夠謝謝您，我只有這麼些感動的淚水了。』」[4]

蓋禪門向來非一悟不可，如上述種種張公尚德老師於南太老師處發明心地，印取見地，猶且侍事多年。張老師亦在上課時多次提到其拿起禪板，舉行禪七成功，南公懷瑾先生於樓上下來，高興不已。竊妄自揣測，此時徹悟圓融，猶能具眼傳法方堪出師，荷擔如來大法，繼續慧命，故知禪門宗師付囑之情何其殷切。

「歷來禪門大德，既得法後，皆復依止其師，或數年，或十數年，執侍作役，日致玄奧。足見非一悟之後，別無餘事。依止之間，晝夜搜括，指析精微。」[2]

故南公懷瑾先生所言指授宗徒非同小可，雖門人眾多，亦可未之比也。

「首言指授宗徒，事非草草，歷觀諸祖付授，雖門下眾多，而命其荷擔大法、繼續慧命者，必擇其福智二嚴，堪為龍象，有如王氣宇、曠遠襟懷，方堪受授。且復鄭重其事，臂香咐囑，其所望於繼往開來、承先啟後之人者，何其殷勤！故離師自立以後，猶不免舐犢情深，常復令人探視指授，如馬

祖之於百丈等。至於通常及門聞道者，皆所不及焉！」[2]

一次禪七，張老師問我，你要跟我學什麼？我屢次作答，老師亦屢次發問。直至於美秀姐房中作答，第二天張老師於禪堂揮了揮禪板言，若是為此而來，還勉強可以。吾輩學禪之人須發大心大願，大修大行，方不堪逢此善知識於世尊正法相授，筆者慚愧，僅與各位分享共勉。

其他種種問題，南公懷瑾先生苦口婆心亦有言及，如以發明心地之師承為宗，如執於文字知解，好為人師皆不可取等等，至於修行法門，持咒、誦經、修定、修慧，皆為助道緣，若緊抓不放，亦未免主次顛倒，便為滲透。在此種種不做詳述，僅以吾師之偈子，與各位分享，「天涯漫漫多歧路，紅塵滾滾不會停。」

四、結語

「百花落盡啼無盡，更向亂峰深處啼。」

禪宗正印傳承起自靈山會上世尊拈花，經迦葉尊者至第二十八祖達摩大師，亦為中國禪宗初祖，於漢地遞代相傳至六祖惠能大師，後南嶽懷讓、青原行思繼承教法，馬祖、百丈建立禪林，臨濟等五宗宗風大盛，其傳承有序，歷代可考。始至今日，南公懷瑾大禪師彙集百家於一身，於白衣之身接

續教法，一生苦心孤詣的提倡禪門文化，張公尚德老師接續禪板，嘔心瀝血，只為禪門文化大放光明。

南公懷瑾先生說，「當一個時代的文明產生錯亂的時候，中外的往聖先賢都起來，義不容辭的犧牲自己來救這個時代。」張老師亦與我所言，「南公懷瑾太老師一生希望培養道門的人才，我不及格，希望你們能夠成為真正的道門人才。」

宗門大放光明，需要在理論的綜和實際的證量上恢復《楞嚴經》，而這需要更多的學禪後學，立志接續禪板，犧牲自己，方可不負世尊及歷代諸祖之所托。

涕淚悲泣之際以此語與諸君共勉。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明瞿汝稷，《指月錄》。
- [2] 南懷瑾先生，《禪海蠡測》。
- [3] 晦山戒顯禪師，《禪門鍛鍊說》。
- [4] 張尚德先生，〈天下第一翁〉《懷師——我們的南老師》。
- [5] 張尚德先生，〈國學大師南懷瑾的成就在哪裡〉《張尚德演講集》。

尚德讀後：

大家共勉：

復興中華民族的精華文化。

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

於台灣達摩書院